



[法]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金三角



金三角

【法】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陈振尧 王尔庆 译

MAURICE LEBLANC

Le Triangle d'or

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et Claude Leblanc

Paris 1963

责任编辑：刘福文

封面设计：李欣

金三角

Jin San Jiao

[法]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陈振尧 王尔庆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8 16/18 · 插页 2 · 字数 110,000

1987年6月第1版

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-

16,678

统一书号：10093 · 784

定价：1.00 元

ISBN 7-207-00024-3/I · 6

目 录

上 部 火 星 雨

1	柯拉丽妈妈	3
2	右手和左腿	16
3	一把生锈的钥匙	31
4	火光面前	44
5	丈夫和妻子	58
6	七时十九分	74
7	十二时二十三分	89
8	埃萨莱斯的所作所为	105
9	帕特里斯和柯拉丽	120
10	红色的绳子	134
11	堕入深渊	152

下 部 亚森罗平的胜利

1	绝境	167
2	棺木的钉子	178

3	救命恩人	190
4	“美丽的埃莱娜”	207
5	第四幕	224
6	西梅翁发动攻势	240
7	吉拉台克医生	260
8	最后一个死者	275
9	真相大白	287

上 部

火 星 雨

柯拉丽妈妈

还不到六时半，夜色就很浓了。两名士兵来到卡里拉博物馆对面那个树木葱茏的十字街头。

这两位军人中间，有一位穿着浅蓝色的军大衣，另一位黑肤色的塞内加尔人穿着淡灰色的呢子军服和宽大的短裤，一望便知道是战争爆发之后法国朱阿夫军团和非洲军团外籍士兵。穿军大衣的那一位只剩了一条左腿，而那位非洲籍士兵只有一条右臂。

广场中央是一簇美丽的矮雪轮花。两名军人在广场上绕了一圈，停下来。

几乎就在同时，从卡里拉街又走出两名军人，他们的军服不整，所以无法说出他们属于哪一个兵种。其中一位戴着朱阿夫军团的小圆帽，另一位戴着炮兵军帽。戴小圆帽的那一位拄着丁字拐杖，戴炮兵军帽的那一位撑着手杖。

这两位军人都靠在人行道边沿的书亭上。

从彼埃尔·沙龙街、勃里尧尔街和夏乐街又分别走出三名军人。一位是独臂轻步兵，一位是瘸腿工兵，另一位是臀部受过伤的海军陆战队士兵。他们笔直地向前走，最后停在一棵树下。

这七位残废军人谁也不说一句话，似乎彼此间互不相识，甚至也没有发现对方。

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树木，书亭和矮雪轮花后面。那天正是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傍晚时分。零零星星的行人穿过这一向比较冷僻，灯光又非常暗淡的十字路口，但谁也没有驻步留意这几个伫立不动的身影。

钟声敲响了六点半。

一座面朝广场的房屋的正门打开了。出来了一名男子，他把门关上，穿过夏乐街，绕着广场走了一圈。

这是一位军官。他穿着一身卡其军服，戴着一顶红色警帽，飘着三条金色的饰带，帽子下面缠着一块白布，把前额和颈背遮住了。此人长得又高又瘦。右腿是一只木头做的假肢。他拄着一根拐杖。

军官离开广场，走到彼埃尔·沙龙街，然后转过身来向四处张望。

这一次，他决心沿着彼埃尔·沙龙街走向巴黎的心脏地区。他终于到了爱丽舍田园大街，踏上左边的人行道。

走了二百步以后，他发现一家大旅社。正象门

前告示上写的那样，旅馆已改成荣军医院。这军官在离此不远处隐蔽起来，不让从旅馆出来的人发现。他耐心地等待着。

时钟敲响了六点三刻，又敲了七点。

又过了几秒钟。

从荣军医院里出来五个人，接着又出来两个人。最后，在前厅的门坎上出现一位女郎。她是护士，穿着一件有红十字标志的蓝大衣。

“就是她。”军官喃喃地道。

这位女郎沿着军官刚才走过的路线，来到彼埃尔·沙龙街。她踏上右侧的人行道，朝夏乐街交叉路口走去。

她步履轻盈，节奏明快。当她在疾步行进时，天蓝色的纱巾在肩部飘动。虽然她的大衣非常宽大，但人们还能透过外衣看到她臀部的摆动和活泼的神态。

那军官漫不经心地跟在后面，手杖抡着圈子，象一位信步踏春的散步者。

那位女士刚刚穿过马尔索大街，这时一辆在街上停着的汽车开动起来，朝着那女士行进的方向驶去，但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。

这是一辆出租汽车。那军官发现了一个疑点：车里坐着两个男人。其中一个留着浓密的八字胡，头戴一顶灰毡帽，几乎一直探身车门外，不时和司机搭话。

护士头也不回地向前走，没有留意周围的情况。军官已经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。护士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。出租汽车似乎加快了速度，军官也不甘落后，在后面紧跟。

年轻护士似乎在留意街景，但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。跟踪她的那辆汽车并未引起她的疑心。

汽车从后面赶了上来，贴着人行道行驶。在汽车的另一侧，即靠马路中央的那一侧，原先探身车外的那条汉子打开车门，站到脚踏板上。

军官又走过来，脚步非常急促。事情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。但这些人对于与己无关的事似乎一概不理。军官掏出一只哨子，放在嘴上。毫无疑问，意料中的事即将发生。

汽车嘎然停下。

两名大汉跃出车门，正在赶路的那位女郎发出一声尖叫，军官吹起凄厉的哨音。两名大汉抓到猎物，立即拖进汽车，七名埋伏的残废军人从隐身处跳出，紧追两名绑架匪徒。

这场战斗几分钟就结束了，双方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交手。出租车的司机发现有人伏击，就发动引擎，以最高速度把汽车开走。而两名大汉见到阴谋败露，四面八方都是手杖和拐杖，一名军官还用手枪对准他们，便放下人质，撒腿便逃，他们行踪诡秘，使手枪无法瞄准，最后消失在勃里尧尔街的阴

影之中。

这位军官命令缺条胳膊的塞内加尔士兵：

“亚邦，快跑，把他们抓一个回来，揪着他的脖子来见我。”

他自己扶着这位簌簌发抖的女士，关切地对她说：

“柯拉丽妈妈，我是贝尔瓦尔上尉……帕特里斯·贝尔瓦尔……”。

女郎低声回答：

“啊！是您，上尉……”

“是我，是您过去在荣军医院里护理过的伤员。我现在住在康复中心。他们也是您过去的病人，我把他们找在一起来保卫您的安全。”

“谢谢……谢谢……”

女郎又用颤抖的声音问：

“劫持我的人呢？”

“跑了，亚邦正在追捕他们。”

一个士兵帮助这军官扶着柯拉丽妈妈到附近一所房子里面。柯拉丽顺从地听凭他们安排。

他们走进底层的一个客厅，军官拧开电灯。壁炉里烧着一堆火，木柴哔剥作响。

军官说：

“请坐！”

柯拉丽在一张沙发上坐下，军官吩咐下人说：

“布拉尔，请你到饭厅找一只玻璃杯来。里伯拉

克，请你上厨房拿一瓶清水……”

她那苍白的脸颊泛起了红晕，嘴唇也有了血色，脸上现出信任的微笑。

这是一张迷人温柔的脸，白嫩的皮肤，时时露出孩子般的天真表情，但却予人以坚毅的印象。她目光深沉，白帽下衬着两片黑带，把额头紧紧地框住。

柯拉丽喝完一杯清水，上尉快活地喊道：

“啊！似乎好些了，对吗？柯拉丽妈妈。”

“好多了！”

“这就好！刚才可真紧张啊！现在请小伙子们向柯拉丽妈妈表示慰问。嗯，小伙子们，过去由柯拉丽妈妈照料我们，她把我们睡的枕头拍得又松又软，让我们的脑袋舒舒服服地陷进去。可谁会想到，现在该由我们来照料她了。”

伤员们在柯拉丽周围忙个不停。柯拉丽则亲切地跟他们握手。

“里伯拉克，您的腿好了吗？”

“腿不痛了，柯拉丽妈妈。”

“您的肩怎么样了？瓦蒂奈尔。”

“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，柯拉丽妈妈。”

“您呢？普拉尔，您呢？若里斯……。”

过去她把他们都称作孩子们。这次相逢使她倍感激动。帕特里斯·贝尔瓦尔大声喊道：

“啊！柯拉丽妈妈，您流泪了！妈妈，我们大家

都喜欢您。当我们在手术台上咬紧牙关时，大滴大滴的眼珠却从您的眼睛里掉下来。是的，您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受罪，情不自禁地哭了。看到这些，我们就更加约束自己。”

“你们越是怕我难受，我就越是感到伤心。”

“今天您又到了我们中间。啊！这次可不准感情用事了。您爱我们，我们也爱您。没有什么值得伤心的。妈妈瞧，亚邦回来了。他总是满脸堆笑。

柯拉丽站起来。

“您相信他能抓一个回来吗？”

“这是无疑的！我叫亚邦抓一个回来，他准能办到。我只担心一件事……”

他们一起来到前厅。这位塞内加尔人正登上台阶，右手抓着一个男子的脖颈。俘虏垂头丧气，象一只丧家犬。亚邦抓着他象提一个木偶。上尉对亚邦道：

“放开他！”

亚邦松开手。俘虏倒在地上。

贝尔瓦尔喃喃地说：

“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。亚邦只有一只右手，可是当这只手紧卡某人的喉咙时，十有八、九要被他掐死。德国鬼子领教过他的厉害。”

亚邦长得魁梧，肤色黑亮。头发鬈曲，下巴上长着几根向上翘的短须。他的上衣左袖空荡荡的，胸前别着两枚勋章。亚邦踌躇满志地，叽哩咕噜说了

一通。一会儿瞧瞧上尉，一会儿又瞧瞧俘虏，象一头猎犬在自己捕获的猎物前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。

上尉走到俘虏身边，用手一拍，发现俘虏只是昏厥而已。他将脸转向柯拉丽：

“您认识他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您从来没见过他吗？”

这名俘虏头很大，头发乌黑，涂着发膏，胡须灰白。他穿着一套裁剪讲究的蓝色西服，表明他的生活相当富裕。

柯拉丽又说：

“可以肯定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”

上尉搜查俘虏的口袋。连一张证件也没有。他站起来说：

“好吧，等他醒过来再审问他。亚邦，把他手脚捆好，放在前厅，守着他。别人都先回康复中心。我身边带着钥匙。向柯拉丽妈妈告辞，回去吧！”

伤兵们向柯拉丽妈妈告别。上尉把他们送到门外，又转过身来把柯拉丽送到客厅。

“现在我们静静地谈一谈。请先听我解释。”

他们坐在点着火的壁炉面前。欢快的火焰照着两张清秀的脸。贝尔瓦尔把一只垫子塞到柯拉丽脚下，熄灭了一盏耀眼的电灯，看到柯拉丽感到满意之后，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您是知道的，柯拉丽妈妈。八天以前我出了医

院，住到诺伊区，马伊奥街，荣军医院康复中心。每天早上在那里换药，晚上在那里过夜，剩下的时间就散步，闲逛。吃饭的地方也经常更换，我还不时探访旧友。今天早上我正在一家兼卖咖啡的饭馆里等候一位朋友。正巧听到一段讲话的尾声……应当向您说明，这家餐厅中间有一道隔板，一人来高。隔板这边供顾客喝咖啡，隔板那边供客人进餐。我坐在就餐的这一边。那时我朋友还没有到。背对着我坐的还有另外两位顾客，他们正在高谈阔论，嗓门很大，旁若无人。他们说的话我后来都记在笔记本上了。”

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边翻，边看，边说：

“他们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们还有一番题外话。就象一阵火星似的，战前要施放两次，又象一种夜间的讯号，警告人们迅速准备，以防止发生不测事件。您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懂，……为什么呢？”

“啊！我差一点忘记告诉您了，这两个不速之客是用英语交谈的，语法，用词都很准确。可惜他们的发音还不够标准。肯定不是英国人。我这就把他们说的话翻译给您听……其中有一位说：‘总而言之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您和他在今晚七点以前赶到指定地点。’另一个回答说，‘我们一定赶到，上校。汽车已经预订好’。‘好的，记住，那小妮子七点整从荣军医院出来。’‘这不用担心。绝对出不了岔错。她总

是走那一条路的，沿着彼埃尔·沙龙街回家。’‘计划落实了没有？’‘每一点都落实了。准备在夏乐街顶端那个广场上采取行动。就算那里有几名行人，也来不及把这女人抢回去，因为我们将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断行动。’‘司机靠得住吗？’‘绝对把握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’‘好极了。我坐一辆汽车到约定的地方等候。您把小妮子交到我手里，这样我们就能左右全局了。’‘上校，小妮子交给您处理这可是一桩很美的差使，她长得漂亮极了。’‘非常漂亮，我很早就见过她，但无缘和她结识……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轰轰烈烈地干它一番。’上校补充说，‘她可能又哭又闹，尖声喊叫。那更有趣。我就喜欢女人闹腾……。’上校开心地笑了。和他对话的人也笑了。当他们付钱算帐时，我站起来走到通向大街的店门口，但是从这扇门出去的只有一个人。这人留着浓浓的八字胡，胡子两端下垂，戴着一顶灰毡帽。另外一个人肯定从旁门走了。这时街上只有一辆出租汽车。这人上了汽车，我也没有跟踪。但是我知道您每晚七时离开荣军医院，而且一直是走彼埃尔·沙龙这条街回家的，对吗？于是我就想到……”

上尉说到这里就停了。柯拉丽愁眉不展，不住地思索。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：

“您为什么不通知我？”

上尉回答她：

“怎么通知您呢？万一指的不是您呢？如果不关